

蔣經國 是台灣人？

李敖 編



蔣經國

是台灣人？

李敖編

蔣經國是台灣人？

編 者：李 敖

出 版 者 全能出版社

發 行 人 劉兆輝

台北市崇德路266巷18號

登 記 證 局版台業字第1325號

代理發行
經 銷 信興書報社

台南市國安街168號 電話：2633127

印 刷 所 精美印刷廠

台南市新和二路三號

版 權 保有一切版權

版 次 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初版

定 價 新台幣壹佰柒拾元

港幣叁拾叁元

美金伍元

蔣經國是臺灣人？

目錄

一 李 敖：蔣經國是臺灣人？	一
二 李世傑：不是華容人的湖南案	五
三 李世傑：調查局黑牢 345 天	六
四 李世傑：政治犯家屬的幾件傷心事	二五
五 李世傑：致司法院院長林洋港的公開信	二三
六 李 敖：別遮了，中常委！	二九
七 李 敖：別賴了，中常委！	三七
八 李 敖：別躲了，中常委！	四四

目 錄 二

九 李 敖：	論定知識份子的着眼點	二五
一〇 李 敖：	爲舊賬算新賬	二六
二 李 敖：	「老王麻子」能反「王麻子」嗎？	二七
三 李 敖：	我與胡適的「微妙關係」	二七
三 李 敖：	從林毓生捏造文證看國民黨學人品格	二八
四 李 敖：	爲殷海光先生出書經過	二九
五 李 敖：	書店昇天，作者掃地	三〇
六 李 敖：	「助我兄美化人生」	三一
七 李 敖：	跟警察頭子打筆仗	三六

蔣經國是臺灣人？

李敖

最近，蔣經國與十二個「臺籍耆老」談話，說他個人在臺灣住了四十多年，「我已經是臺灣人」了。消息傳出，立刻被各路馬屁砰砰圍住，用屁股思考的朝野上下，屁謂蔣總統英明云云，似乎爲蔣經國這一臺化言論，備感欣慰焉！

不過，我卻有唱反調的看法。

二十年前，蔣經國講「以國家安危爲己任」，自道他一生顛沛流離，「自己從小到現在，沒有那個房子住過六年以上」，可是到臺灣後，他在一棟房子裏，「已經住了十八年」，言外之意，臺灣居，實乃安定之至者。上一講演，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講的，二十年下



蔣經國是臺灣人？

來，蔣經國在臺灣豈止一住十八年，根本已是二十八年、三十八年了，比起「自己從小到現在，沒有在那個房子住過六年以上」的流動率，臺灣之令人樂不思蜀也，尙奚疑哉？

不過，說蔣家小朝廷大倌人蔣經國樂不思蜀，卻要說得仔細，否則他必不服氣。因為他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講演——「我們有中華民族全民的民主與自由」，明明這樣「昭示」過：

今天竟然有人說：臺灣是臺灣，中國是中國，這個若不是他自己不認識歷史、地理、文化，就是他受了共匪宣傳的欺騙，或者就是他沒有顧及到我們今天革命的形勢，和復國的前途。所以說臺灣是臺灣，中國是中國，這在歷史上是錯誤的，在地理上是錯誤的，在道德上是錯誤的，在血緣上是錯誤的，無論從那一方面講，都是錯誤的，沒有一點是對的！我們只有以臺灣一千六百萬的中國人，一心一德的來爲國家的復興而努力奮鬥，我們臺灣才有前途，才會安全。大陸上七、八億的同胞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在他們心目中，也唯有臺灣一千六百萬自由同胞的存在，大陸才有光復的希望。有人說：臺灣是臺灣，甚至有人說臺灣人不是中國人。有一個人到國外去旅行，海關問他是不是中國人？他說：「不是，我是臺灣人。」這算是什麼？當然我們是有雙重國籍的規定，但是我認爲一個人入了其他的國籍，總是不光榮的。今天我們一千六百萬中國人，明明是黃帝的子孫，而自己竟然否定自己是中國人，天下還有比這個更可羞恥的事情嗎？這是一條走不通的路，一條永遠走不通的死路！中國人

就是中國人，中國人就是黃帝子孫，中華民國的國民，就是三民主義的信徒，我們要確定這一原則。

在這一「昭示」裏，蔣經國會公然以「我是臺灣人」爲抨擊對象，以「我是臺灣人」爲奇恥大辱，可是，曾幾何時，同一個蔣經國，卻公然說他自己是「臺灣人」了！這不是咄咄怪事嗎？當然，各路馬屁會說此「臺灣人」非彼「臺灣人」，「有一個人」所說的「我是臺灣人」與蔣經國所說的「我已經是臺灣人」涵義有別，但是，不管怎麼巧辯，中文的語法與定義總不會隨着你們的高興轉，蔣經國在此時此地提出他「已經是臺灣人」，顯然給人一種感覺與導向，這還用說嗎？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蔣經國「答讀者文摘編輯大衛·瑞德問」，大衛·瑞德問他選謝東閔做副總統「是否會有更多臺灣省籍的人擔任要職？」蔣經國答說：

我提名謝東閔先生競選副總統時，從沒去想他的籍貫，我只知道他是中國人。事實上，在臺灣的都是中國人，誠如謝先生所說，我們都是中國人，只不過有些人來得早，有些來得晚一點而已。

好個「從沒去想他的籍貫」！試問天下誰相信啊？如今，只知道謝東閔是中國人的蔣經國，居然自己也「已經是臺灣人」啦！——政治人物的翻雲覆雨，不亦令人好笑哉？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不是華容人的湖南案

李世傑

——賀衷寒之親信鄭繪川的冤情

奮筆再寫一些國民黨所深惡痛絕的文章

「我所知道的『湖南幫』案」發表後，（李敖千秋評論叢書69期。）獲得的迴響出乎意料之熱烈。好多位難友及非難友的湖南人士，或電話相詢，或親臨探問。一片「伸謝」、獎飾之聲，加以驚奇和憤慨。（竟不知湖南「匪諜」全是如斯慘痛之奇冤也！）更有因為「湖南幫」案難友中，除周金聲、高志立以外，竟無一人敢於把自己的悲慘冤情向社會大眾傾訴出來；就對拙著之揭發國民黨黑暗統治的罪惡，拍手稱快，認為這些血淋淋的恐怖紀錄，真堪使膽小的出獄難友，「頑廉儒立」的！

不是華容人的湖南案

五

最感人的是胡虛一先生，這位我的「坐牢先進」，冒着攝氏三十六度的酷暑，拉着一位華容難友周金聲兄帶路，特來相訪。胡先生是我出獄後，開始在「萬歲評論叢書」34期揭發國民黨冤獄暴政以來，數度爲文支持我的作家。一年來，我一直爲不得機緣跟他相識而引爲憾事。如今得因「湖南幫」一文，跟這位心儀已久的坐牢先進幸會，又聽他說，他已寫成一稿，對我「伸謝」，以及作些補充與校正。說實在的，他的話，真使我聞而動容！

我出獄後決定重振這支禿筆，向國民黨特務、軍法冤獄暴政宣戰，主要動力，當然是我自己，我的愛妻秀燕、我的岳母，以及全家人所遭遇二十年慘酷奇冤所迸發出來的。而其間，「坐牢大家」李敖之相信我能寫、敢寫，相信我會接受他的支持而寫，使我不但更堅強地站出來；也因爲李敖一再爲文謬加獎飾，使我感受到很沉重的道義壓力。我今天如果稍爲鬆懈鬬志，對自己說是羞恥、對亡妻說是忘情、對朋友說是負義！所以，過去一個多月來，病了三次，依然力疾揮筆，每天工作十幾小時，幾有古人所謂「捨命報知己」之慨！

而今，胡虛一在李敖的手背上，又加下一份好重的道義壓力，擱在我的肩上。他的熱心，使我得到了鼓舞，卻也苦了我了！我於深表謝意之餘，惟有奮筆而起，再寫一些爲國民黨特務軍法官僚們所深惡痛絕的文章！

國民黨籍「匪諜」鄭繪川

——抗戰期中是堅強的反共者

「湖南幫」案，我現在暫無新的資料好寫。此後是不是有湖南難友敢於提供資料給我，或自己寫出來，我不知道。

我現在想向讀者報導的，是一位不屬「湖南幫」的湖南人士的冤案。（在火燒，島難友們把所有湖南籍人士都統稱為「湖南幫」。但在我的撰述中，「湖南幫」是專指胡虛一所稱的「華容縣匪諜案」而言。）這位單人獨案的湖南難友，是國民黨當年紅極一時的黃埔一期生賀衷寒親信心腹之一：——

鄭繪川

鄭繪川，湖南耒陽烏水鄉人，一九一五年生。讀者先生必定記得，耒陽就是被劉備派了鳳雛先生龐統去當縣長的那個「百里小邑」，因龐統之當了縣太爺，耒陽才出名的。

在耒陽縣，鄭繪川出生於一個祖業富裕的「封建家庭」，也就是一九二七（民國十六）年以後共產黨所要打倒的「土豪劣紳」的家庭。鄭繪川的先代，自遜清末葉，一連七代未曾「斷秀」，擁有田租五十餘擔，也是共產黨所認為「封建地主」的家庭。當一九二七年共產黨

在兩湖發動農民暴動時，他家被數千農民打劫一空。一九二九（民國十八）年，江西共軍被國民黨軍隊擊敗，一部份逃至耒陽烏水鄉，鄭家房屋被焚爲灰燼，家庭僱用篋工鄭厚寬被指爲「鄭家走狗」而喪命。全家逃往衡陽，鄭繪川當時在離家八華里的培英小學讀書，共產黨還派人去抓他，被他聞風逃走。否則，一條小命，早就報銷了！一九三二（民國廿一年），遺留耒陽山區的共軍，預謀在端午節晚上，殺害鄭繪川全家；繪川堂兄靜川當時是區長，事前得到密報，採取先發制人策略，才把山區共軍擊潰。一九四九（民國卅八年），共軍攻入耒陽，鄭繪川家被共黨徵糧三萬五千斤，又被發動農民要求鄭家「退租退押」，以致全家掃地出門。鄭繪川敘述到這裏，沉恨地低徊半晌，才歎了一口氣說：——

那時，我幸而化裝商人，逃到香港，才免於難。不久，家書寄至香港住處，才知道元配雷斐敏，已經被中共命令改嫁了。——這是我第一次爲國民黨而妻離子散。

說到這位鄭繪老，他自己道：民國廿七（一九三八）年在湖南成章中學畢業，就考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一團第五期政訓科，（後來編爲陸軍軍官學校第十七期政訓科。）廿九（一九四〇）年畢業後，就當三民主義青年團重慶支團第四分團組訓股長，還兼重慶市派報業工會書記。說到這兩段學經歷，鄭繪川深深地歎了一口氣，調帶哀怨地告訴

我：

「李老呀，你看，當時我是多麼忠貞於國民黨！現在回想起來，直如一場春夢，變成『匪諜』，贏得名節毀盡！——我在戰幹團受訓期中，團裏發生過共黨份子要暴動破壞的事，幸而很快就將潛伏各團的共產黨份子逮捕了。在那場鬥爭中，我因為表現積極，才被派任警衛工作。當時的分隊長孫文光，來臺後擔任霧峯民衆服務站主任，（亦即國民黨區黨部書記。）每逢相遇，還津津樂道當年事的。」

「在派報工會當書記，我鄭繪川也為『黨國』做了件快意的事。因為共產黨『新華日報』不刊登蔣委員長雙十文告，我就發動全市派報工人，不派送『匪報』。共產黨就派人持械到派報工會，向理事長鄧發清質問。我也不示弱，立刻發動幾百名派報工人，將他們包圍，迫令他們道歉，才放他們回去的。——鄧發清是重慶市國大代表，後來被共黨殺害的。」

「李老，你看我鄭繪川這樣，像個共產黨嗎？」（抗戰時，國共合作，共產黨獲准在重慶設立辦事處，並發行『新華日報』，『新華』是中共最高機關報，像後來的『人民日報』一樣。）

由大陸反共·反到香港 為國民黨敵後工作立功

起初，鄭繪川進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作，原是得到他的湖南老鄉長賀衷寒的推薦，賀衷

寒頗爲賞識他的才學。不久，鄭繪川被延攬到中央社會部勞工局當秘書；局長便是賀衷寒。

賀衷寒，湖南岳陽人，黃埔一期生，但很早就脫離帶兵官的生活，到中央當大官。是黃埔一期發跡最早的一個，也是同期同學中最早登上部長寶座者，——來臺不久就出任交通部長，也當上國民黨中常委。在國民黨撤退來臺的有數要人中，他可說是紅得發紫的人物，比袁守謙發迹更早。

據鄭繪川說：在重慶時，賀衷寒一度還出任什麼軍事機關的首長，繪川仍是他的秘書。因爲鄭做了多年文官，賀衷寒想提拔他，曾呈報軍事委員會給他轉敘「上校」階級，但軍委會核定下來卻只是中校。爲了怕鄭繪川有失望之感，賀衷寒還特別請他去存問溫慰一番的。

一九四八（民國卅七）年，鄭繪川「衣錦還鄉」，回到耒陽當縣政府主任秘書。當時，耒陽縣田賦糧食管理處發生共諜案，湘省府下令徹查，久久沒有結果。鄭繪川說：「還是我親自率領保防秘書謝紹安，到田糧處搜查，發現有名『丁天草』者，存着好幾件跟中共有關的秘書信。我研判結果，認爲『丁天草』是田糧處職員『藍可夫』的化名，就從藍可夫皮箱中，搜出許多共黨書籍和毛澤東的照片，於是把藍可夫逮捕了。」

說到這裏，鄭繪川用怨恨的眼色，望着我道：「我來臺灣當中學教師時，不但常常對學生講述當年『對匪鬭爭』的經過，還在嘉義縣政府教育科主辦的『保防特刊』撰文報導這件

『藍可夫』案的。你不信，去問問當時教育科長馮溥仁看看！」

一九四九（民國卅八）年，鄭繪川逃到香港以後，先是參加「湖南青年反共抗俄同志會」，聯絡湘省反共青年，跟中共秘密對抗。他也寫信給在臺灣的老長官賀衷寒，表示希望入臺，或得到國民黨派在香港的工作，來安定生活。他說：「賀衷寒也像黃埔很多畢業生一樣，後都參加了戴笠的『軍統局』（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為組織關係。我（鄭）也因爲賀的引薦，參加了『軍統局』的秘密組織『復興社』，所以，我也算是『軍統同志』的。」

一九五四（民國四十三）年，鄭繪川（據我猜測，他可能得到賀衷寒的支持及國民黨的經費支援，但他沒有說明白。）在九龍塘村創辦了一所「培元學校」，收容大陸逃港人士的子弟數百人。這所學校，跟中共的「香島中學」分設在兩個互相對峙的山頭。他設校的目的，據鄭繪川說，是要：（一）維持中華正統文化於不墜；（二）作湖南人在香港從事青年運動工作的掩護處所；（三）跟中共的「香島中學」相對抗。當時正值港九華人發生反共示威，國民黨稱之爲「港九反共怒潮」的事件，鄭繪川奮勇地親自率領培元中學師生，輸送汽油，參加焚燬「香島中學」的「壯舉」。

當鄭繪川說到這裏時，我故意嘔他：「你說的這些事，有沒有證據呀？說不定是你自己亂吹的！」

「怎麼是亂吹的？怎麼沒有證據？我來臺時，還帶回一些『培元學校學生手冊』和好些師生照片的。當時培元有位教師鄭糾成，來臺後在臺灣菸酒公賣局工作，他也可以證明的。」鄭繪川急着爭辯，又說：「而且，就在那一年（一九五四），我聯絡到在故鄉湖南的反共青年羅鐵青等，秘密建立了一個『湘南青運小組』，透過賀衷寒的關係，把這個小組交給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二組領導。」（世傑按：中二組即今之大陸工作會，主辦國民黨「敵後黨務」，亦即從事「敵後工作」。蔣經國當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的那些年月裏，中二組主任都由「軍統系」的人充任。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甚至是由情報局長葉翔之「兩頭兼吃」的。）

「那麼，」我問：「這件事國民黨中央應該有案可稽的了，是不是？」鄭繪川道：「不但有案可稽，當時中二組主辦這件事的幹事史耀青，總幹事裘孔淵，都可作證的哩！」（李世傑按：裘孔淵、史耀青，都是一九五六（民四十五）年一至六月份在蔣經國兼主任的「石牌訓練班」第五期受訓，跟在下是同期同學的哩！不料他們的同學李老，部屬鄭老，都成爲「匪諜」了呢！）

鄭繪川最自認爲「得意之作」的，還是當時聯絡到在湖南的羅鐵青等幾位反共青年的事，他把這個「湘南青運小組」秘密組織成功了，再交給國民黨特務頭子鄭介民領導，（鄭介民後來是國家安全局第一任局長。）自己則受派爲駐港聯絡人。他自認這是生平「對黨國一大貢獻」，因爲當時國民黨要派員進入大陸工作，真比登三個青天還困難。